

《楚门的世界》 你找到那扇 代表 真实 的门了吗

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于1998年上映，曾获得第71届奥斯卡最佳导演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原创剧本提名，并在第56届金球奖中获得电影类剧情片最佳男主角、剧情片最佳男配角、最佳原创配乐三个奖项。影片以真实与虚假的抉择，探讨自由选择的勇气与存在主义的命题。

主人公楚门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虚假和安排中，阳光明媚的小镇、稳定规律的生活节奏，一切看似井然有序，却是一档向全球观众直播的真人秀，而主角正是楚门。他的生活就是一个长剧本，整个小镇是一个巨型摄影棚，5000架摄像机无死角全天候工作，他的父母、妻子、邻居、朋友，甚至是上班经过的路人也全是演员。而真人秀的导演克里斯托弗用技术为楚门制造出完美世界的同时，还用父亲溺水身亡对楚门植入对水的恐惧，通过心理操控加固对其的精神牢笼。

直到一次偶然的摄影灯坠落故障，让楚门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真实。他开始注意到循环出现的群演、突然复活的父亲、前女友留下的坐标线索。楚门开始怀疑，生活是否本该如此，并踏上了寻找真相与自我选择的道路。当他发现一切都是剧本和谎言时，他决定逃离这个没有痛苦的乌托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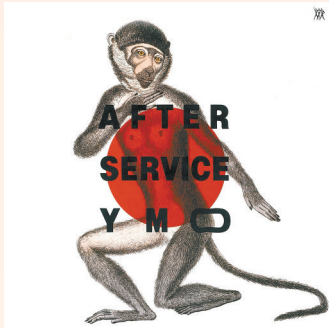
楚门所处的世界并不残酷，甚至可以说安全、舒适、充满善意，但这种安全感是以剥夺选择权为代价的。他的恐惧被人制造，他的情感被剧情操纵，连爱情都带有表演成分。当楚门最终意识到真相时，他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骗局，更是一个人生是否应由他人安排的自我拷问。克里斯托弗曾试图以“外面的世界和我给你的一样虚假”进行挽留时，楚门仍旧选择了走向真实，戳破谎言，告诉观众，意义不是找到的，而是选择赋予的。

影片大量镜头采用偷窥式视角，模拟隐藏摄像机的拍摄位置，使观众始终处在观看者的位置，也被动参与到这场真人秀中。整体画面色调明亮、构图规整，营造出一种过度理想化的生活假象，与故事背后冷静而残酷的真相形成强烈反差。这种视觉上的舒适感，反而加深了影片的讽刺意味。

影片最后，楚门站在世界的尽头向荧幕内及荧幕外的所有观众谢幕，那句“假如再也见不到你，祝你早安、午安、晚安”是其对被操控人生的温柔诀别，带着自由选择的勇气，宣告主体性的彻底回归。

融媒记者 王筠铮

《After Service》 为电子乐注入 东方味



在不少国内乐迷的印象中，坂本龙一是为电影创作恢弘配乐的音乐大师。但其实在他音乐生涯早期，曾经展露过十分前

卫先锋的一面。1978年，坂本龙一与细野晴臣、高桥幸宏成立了黄色魔术交响乐队（Yellow Magic Orchestra 简称 YMO），成为了日本乃至全球电子音乐史上的传奇。

专辑《After Service》对 YMO 乐队来说有特别的意义。该张专辑录制于1983年12月，是乐队宣布解散的武道馆演唱会现场录音，共收录了乐队19首作品，横跨乐队各个时期，仿佛是对乐队生涯的历史性总结。除了乐队的演奏，观众的尖叫呐喊也被收进音轨，让这张告别专辑增添了一份情感上的共鸣。

作为日本具有开创性的先锋电子乐队，YMO 乐队风格深受德国电子乐鼻祖 Kraftwerk 影响，但又避免了他们过于理论化的风格，并加入了更为丰富的合成器音色和旋律线条，作品旋律抓耳、节奏紧凑，充满前卫魅力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乐队打造出了浓郁的东方特色，让发源于欧美的电子乐看到了黄种人的力量。这并非简单使用东方乐器，而是一种植根于文化身份、充满自我意识的艺术表达。

乐队名字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中的 Yellow 就特指黄种人，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觉。在创作中，他们也直接从东方音乐中汲取养分，最著名的例子是热门曲《东风》，其旋律灵感来源于中国歌曲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

在舞台上，他们演出时身穿的红色中山装成为了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。成员们常以面无表情、动作机械的方式演出，他们主动展现出符合西方技术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形象，目的却是挑战和反转这种凝视。这些视觉元素与冰冷的电子乐结合，共同构筑了一个充满未来感又带有东方隐喻的美学世界。

但在乐队活跃的后期，乐队成员个人的工作逐渐增多，理念分歧逐渐扩大，这也导致乐队集体创作减少。最终，成员三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，而 YMO 乐队用一场告别演唱会和一张现场专辑，为这段旅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

《围城》 围城 内外 皆是人生

钱钟书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。它既不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取胜，也不刻意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，而是以冷静、犀利又极富机智的笔触，描绘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在婚姻、事业与人生选择中的困局，展现出一种穿透时代的思想深度。

《围城》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。抗战时期的流离、社会秩序的动摇，使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和价值迷惘尤为突出。

小说虽未正面描写战争，却将这种时代不安转化为人物内心的漂泊感与失落感。

方鸿渐从海外归来，既带着留洋的光环，又缺乏真正的学术根基，他的尴尬身份正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缩影。

自负而空虚的知识分子、精于算计的现实主义者、渴望爱情却又难以摆脱世俗束缚的女性，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，剖析了这群知识分子的个性和道德上的弱点，揭示了他们的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，没有远大的理想，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，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，陷入精神困境。

小说以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为叙事主线，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他在留学回国前后，去往三间大学任职，与孙柔嘉婚后争吵不断，失业后又不得不辗转于上海、重庆两地追求事业、爱情以及婚姻的过程。从婚姻是围城，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，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，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。

就如书名《围城》所隐喻的，既是婚姻，也是人生。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，欲望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错位。钱钟书并未给出解决围城困境的答案，他只是让读者看到，人往往在追逐中迷失，又在获得后失望。这种冷静而深刻的洞察，使《围城》超越了具体时代，成为一部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。它让人发笑，也让人反思，真正的围城，或许并不在外部，而在人心之中。

融媒记者 郑旭华